

大黄蜂奇航

命运，只宠爱真正勇敢的人。

[英]肯·福莱特 著 张雅楠 译



KEN FOLLETT

H o r n e t F l i g h t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大黄蜂奇航

[英] 肯·福莱特 著 张雅楠 译

KEN FOLLETT

H o r n e t F l i g h t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& ART
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黄蜂奇航 / (英) 肯·福莱特 (Ken Follett) 著;
张雅楠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9

书名原文: Hornet Flight

ISBN 978-7-5594-1079-5

I. ①大… II. ①肯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17203号

HORNET FLIGHT copyright © 2002 by Ken Follett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©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图字: 10-2013-50号

书 名 大黄蜂奇航

著 者 (英) 肯·福莱特

译 者 张雅楠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邀编辑 任俊芳 闵 唯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15

字 数 330千

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079-5

定 价 59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引子

一个装着一条木头假腿的男人穿过了医院的走廊。

他个子不高，却健硕有力；看上去30多岁，穿了一套炭灰色的西装和一双黑色结头鞋。他的步伐轻快，但透过那一重一轻的脚步声，你依然觉察得出他的腿有残疾。他的表情严肃冷峻，仿佛正压抑着某种强烈的情感。

这男子走到走廊尽头，停在了护士台前。“皇家空军霍尔上尉在哪儿？”他问。

护士抬起头，将目光从登记簿移到他的身上。那是个漂亮的黑发姑娘。“我猜您是他的亲人吧？”她带着科克郡口音柔声问道，脸上泛起了友善的笑容。

她的魅力毫无作用。“哥哥。”这位访客生硬地回答，“哪张床？”

“左边最后一张。”

他把重心移到脚跟上转了个身，大步穿过病床间的过道，来到病房尽头。那张床旁边的椅子上，坐着一个身穿棕色晨衣的男人，正背对着房间，指间夹着香烟，双眼望向窗外。

这位访客有些犹豫。“巴特？”

椅子上的男人转身站了起来。他的头上蒙了一块纱布，左臂吊在胸前，但脸上却满是笑容。“嗨，迪格比。”

迪格比揽过弟弟，紧紧地抱住了他。“我以为你死了。”他说。

然后他哭了。

“我那天开的是一架惠特利。”巴特说。阿姆斯特朗·惠特沃思公司的惠特利式飞机是一款外表笨重的长机尾轰炸机，飞起来机头低垂，样子有些奇怪。1941年春天，轰炸军团的700架飞机中，有100架都是惠特利。“一架梅塞施密特朝我们开了火，我们中了几炮，”巴特继续说道，“但他肯定是没有燃料了，居然没等把我们击毁就跑了。我刚想说今天真是走运，就发现惠特利开始下落。梅塞施密特肯定把我们的一对引擎都打坏了。为了减重，我们几乎把没被螺栓旋紧的东西全扔了。但根本没用。我们必须在北海迫降。”

迪格比在床边坐了下来，此时他的眼泪已干。他望着弟弟的脸，看到了沉浸在回忆中的巴特深邃的眼神。

“我告诉所有人清空后舱，然后做好迫降准备，贴紧舱壁。”迪格比记得，那架惠特利上应该有五个人。“一降到掠地飞行高度，我就拉回操控杆，打开了节流阀，但那家伙就是平衡不了，我们狠狠地撞到了水面上。然后我就晕过去了。”

他们是继兄弟，两个人相差八岁。迪格比的母亲在他13岁的时候就过世了。后来他父亲娶了一个寡妇，寡妇有一个儿子，那就是巴特。从一开始，迪格比就一直照顾着这个弟弟，保护他不受欺负，还辅导他的功课。这两兄弟都对飞机很着迷，梦想着有一天能当飞行员。迪格比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失去了右腿，结果只能选择学习工程，成为了飞机设计师；而巴特则真的实现了梦想。

“我一醒来，就闻见了烟味儿。飞机浮在水面上，右机翼着了火。天黑得像在坟墓里一样，但我能看见火光。我顺着机舱往

前爬，找到了救生筏包。我把它扔出了舱口，然后就跳了出去。上帝，海水可真够冷的。”

他的声音低沉而冷静，但他狠狠地吸了几口手中的香烟，再将肺里的烟从微张的双唇间缓缓地吐了出来。“我穿了一件救生衣，觉得自己就像是浮在海上的一個木塞子。浪很大，我被冲得上上下下，就像条荡妇的内裤。还算走运，救生筏包就在我眼前。我拉开线绳，它很快就充满了气。但我进不去。我没力气从水里爬上去。我当时弄不清为什么——我不知道自己的一条胳膊脱了臼，手腕骨折，还断了三条肋骨。所以我只能待在那儿，等着冻死。”

迪格比记得，自己曾一度认为巴特才是他们两兄弟中幸运的那个。

“琼斯和克罗夫特终于出现了。直到飞机沉下去为止，他们一直抓着机尾。这两个伙计都不会游泳，救生衣救了他们的命。他们俩爬上了救生筏，然后把我拉了上去。”他又点了一根烟，“我再没见过皮克林，不知道他怎么样了。不过我估计他应该是沉到海底了。”

巴特沉默了。迪格比意识到还有一个人巴特没有提到。“第五个人呢？”

“约翰·罗利，他是我们的轰炸瞄准手。他本来还活着，我们听见他在喊我们。我当时头是昏的，但是琼斯和克罗夫一直在试着朝声音传来的方向划。”他绝望地摇了摇头，“你想象不到那有多难。浪差不多有三四英尺^①高，火光差不多熄了，我们基

① 英尺，英制长度单位，1英尺=12英寸=0.3048米。

本上什么也看不清，风声就像是该死的女妖在嚎叫。琼斯一直在喊，他的声音最大。罗利也在喊，可是救生筏在浪上颠来颠去，而且还不不停地转，所以他每次喊，声音都好像来自不同的方向。我不知道这样子过了多久。罗利没放弃，可他的声音越来越弱，应该是因为太冷的缘故吧。”巴特的表情僵住了，“他有点儿绝望了，开始哭天喊地。最后就再没有声音了。”

迪格比发现自己一直在屏着呼吸，生怕自己的喘息声会打断这个悲惨的故事。

“黎明的时候，一艘巡逻艇的驱逐舰发现了我们。他们放下一艘小艇把我们拉了上去。”巴特望着窗外，却对眼前赫特福德郡的一片碧绿视若无睹，他眼中完全是另一番世界，一个遥远的世界，“够他妈幸运，真的。”他说。

他们沉默了良久，然后巴特说：“这次突袭成功了吗？还没人跟我说过有多少人回来了。”

“损失惨重。”迪格比说。

“我们中队呢？”

“詹金中士和他的队伍安全返航了。”迪格比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，“还有阿拉萨拉特南少尉。他是哪里人？”

“锡兰。”

“赖利中士的飞机挨了一炮，但他还是安全回来了。”

“爱尔兰人真有运气，”巴特说，“其他人呢？”

迪格比摇了摇头。

“但这次突袭我们中队出了六架飞机啊！”巴特叫道。

“我知道。我们和你们一样。另外两架飞机被击落了。目前没发现幸存者。”

“也就是说克莱顿-史密斯已经死了？还有比利·肖？还有……哦，上帝。”他转过头去。

“真抱歉。”

巴特的情绪从绝望转变为恼怒。“抱歉有什么用，”他说，“他们是派我们去送死的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看在上帝的分上，迪格比，你就在那个见鬼的政府工作。”

“是的，我为首相工作。”丘吉尔热衷于将那些私营企业中的佼佼者笼络到政府里来，而迪格比在战前就是一名优秀的飞机设计师，因此也就成了他的顾问。

“所以这也是你的错。你不应该在这儿浪费时间，赶紧走开做点儿正事！”

“我正在做正事，”迪格比冷静地说，“上头让我查清楚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我们在这次突袭中损失过半。”

“我怀疑是高层变节。或者是哪个蠢货中将在俱乐部吹嘘明天的突袭，被酒桶后面的纳粹酒保听到了。”

“这也算是一种可能性。”

巴特叹了口气。“对不起，迪格斯。”这是迪格比儿时的爱称，“这不是你的错。我太生气了。”

“说真的，你觉得这次任务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？你们都是执行了十几次任务的老兵了。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巴特陷入了沉思。“我说有间谍并不是开玩笑。我们到德国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等在那儿了。他们知道我们正在飞来。”

“你为什么会这么说？”

“他们的飞机已经升空了，就在天上等着我们。你知道把握时间对防卫队伍来讲有多难。战斗机中队必须准确地掌握起飞时间，他们必须要及时到达他们认为我们会飞到的区域，而且还要升到我们上方。就算这些都做到了，他们还得在月光里找到我们。整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可能飞过去扔下炮弹再离开。可结果却相反。”

迪格比点了点头。巴特的叙述与他问询过的其他几个飞行员一致。他正要开口，巴特却抬起头来，越过他的肩膀冲他身后笑了笑。迪格比回过头去，看到了一名穿着空军少校制服的黑人。和巴特一样，他也是位年轻有为的军人，在打了胜仗之后得到了自动晋升——12次突围后即可晋升为皇家空军上尉，15次之后便会晋升为少校。

巴特招呼道：“嗨，查尔斯。”

“你让我们担心坏了，巴特。你怎么样？”这位新客人的加勒比海口音中带着些名校毕业生慢声慢气的调调。

“他们说我还死不了。”

查尔斯用手指尖轻戳了一下巴特受伤的那只手的手背。这个动作够亲密，迪格比想道。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查尔斯说。

“查尔斯，这是我哥哥迪格比。迪格比，这是查尔斯·福特。我们以前都在三一学院上学，然后又加入了空军。”

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躲过考试。”查尔斯边说边与迪格比握了握手。

巴特说：“非洲人对你怎么样？”

查尔斯笑着朝迪格比解释：“我们那边有一支中队都是罗德西亚人，一等一的飞行员，不过他们还不能接受我这种肤色的长

官。他们不太乐意被我们叫作非洲人。我实在不懂为什么。”

迪格比说：“不过显然你并没有灰心。”

“我相信只要有耐心，这些人还是可以教化的，虽然现在他们比较落后。”查尔斯将目光转向了别处，但迪格比依然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怒气。

“我正在问巴特，为什么我们这次损失了这么多轰炸机，”迪格比说，“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我没参加这次任务，”查尔斯说，“应该说我很幸运能躲过去。但事实上，最近的行动都很不顺利。我感觉德国空军好像能在云里跟踪我们似的。他们难不成研发出了什么新设备，即使看不到我们都可以进行定位？”

迪格比摇了摇头。“我们检测过了所有被击落的敌军飞机，但是并没有找到你说的这种装置。事实上我们也在努力研发这种技术，当然敌方也是一样。但我们离成功还很远，而且我们也相信他们的技术还不如我们。所以我不认为是这个原因。”

“但我的感觉就是这样。”巴特说。

“有趣。”迪格比站起身来，“我得回白厅了。谢谢你们的意见，我会和上面反馈。”他再次和查尔斯握了握手，然后又紧握了一下巴特没受伤的那个肩膀，“多休息，早点儿好起来。”

“他们说几周之后就能飞了。”

“这对我恐怕不是什么好消息。”

迪格比转身要走，查尔斯突然说道：“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像这样的一次突袭，我们要替换失去的飞机所需。”

“毫无疑问。”

“那么，”查尔斯做了一个不解的姿势，“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轰炸的作用是什么呢？”

“是啊，”巴特说，“我也想知道。”

“我们还能怎样呢？”迪格比说，“纳粹控制了欧洲——奥地利、捷克斯洛伐克、荷兰、比利时、法国、丹麦、挪威。意大利是他们的同盟，西班牙也表示支持，瑞典中立，他们还和苏联签订了条约^①。我们在欧洲大陆没有任何军队。除了回击我们没别的办法。”

查尔斯点了点头。“所以你们只有我们。”

“正是如此。”迪格比说，“如果轰炸停止，战争便结束了——希特勒也就赢了。”

首相正在看《马耳他之鹰》。海军部刚刚建了这座私人影院。影院中有五六十张长绒棉座椅，荧幕前还挂着天鹅绒的帷幕，但这里通常只是播放轰炸突袭类的影片，或者是预先播放一些即将公映的政治宣传片。

深夜，在所有的计划事项都已经完成——电报发完、报告批好、会议记录签过之后，丘吉尔如果因为焦虑或是气愤无法入睡，便会到这里来，坐进前排的一张大VIP软椅里，喝上一杯白兰地，让自己沉浸在最新的好莱坞影片中。

^① 指1939年8月23日，苏联与德国签订的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》。

迪格比走进来的时候，亨弗莱·鲍嘉正在向玛丽·阿斯特^①解释说如果一个人的搭档被杀了，这个人就应该做些什么。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烟雾。丘吉尔示意让他坐下。迪格比坐下来看了几分钟电影。当那只黑鹰小雕像上面盖上了字幕时，迪格比告诉他的上司德军好像提早得到了轰炸机行动的消息。

丘吉尔依然盯着屏幕，好像想知道扮演布莱恩的是谁。他平时常常魅力十足的，笑容中充满了感染力，蓝眼睛里闪耀着光芒。可是今晚，他却非常阴郁。良久之后，他终于开了口：“RAF^②怎么想？”

“他们说是编队的问题。理论上讲，如果轰炸机采取密集队形，他们的火力就可以覆盖整个天空，这样我们就会被马上击落。”

“你觉得呢？”

“简直是胡扯，编队轰炸从来就没起过作用。应该是另有原因。”

“同意。不过你指的是什么？”

“我弟弟认为有间谍。”

“我们抓到的间谍都很业余——不过当然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会被抓到。有可能那些高手都逃脱了。”

“或许德国在技术上有新突破。”

“秘密情报局告诉我，敌军在无线电探测方面远远不如我

① 亨弗莱·鲍嘉（Humphrey Bograt），美国著名男演员，电影《马耳他之鹰》男主角，影片中他与搭档阿切尔一起开了一家侦探事务所，但在调查一桩案件时，阿切尔被杀害。玛丽·阿斯特（Mary Astor），美国著名电影、戏剧女演员，电影《马耳他之鹰》女主角。

② RAF，Royal Air Force的简称，即英国皇家空军。

们。”

“您相信他们吗？”

“不。”屋顶上的灯亮了。迪格比这才看到丘吉尔正穿着睡衣。他一直都是个衣冠整洁的男人。但此刻的他却形容疲惫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折起来的电报纸，“线索在这儿。”他边说边把那张纸递给了迪格比。

迪格比看了看纸上的内容。那应该是对德军无线电信号的破解，既有德语也有英语。上面说德国空军的暗夜拦截战略获得了伟大的突破，这要感谢“芙蕾雅”传来的重要信息。迪格比读了一遍英文，又读了一遍德文。然而“芙蕾雅”却既非英语词也非德语词。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问。

“这正是我想让你去查的。”丘吉尔站起身，把夹克披在肩上。“陪我走回去吧，”他说，然后又高声喊了一句，“谢谢！”

放映间里传出了一声回应：“很荣幸，长官。”

他们走进楼道后，另外两个人跟了上来：伦敦警察厅的汤普森督察以及丘吉尔的私人护卫。他们来到阅兵场，经过了一支操控阻塞气球^①的队伍，之后穿过铁丝网的大门，来到了大街上。此刻的伦敦已是一片漆黑，不过天空中的一弯新月依然可以为他们指引方向。

他们并肩而行，沿着骑兵卫队阅兵场走了没多久，就到达了斯托里门大街1号。本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刚刚被炸掉了，因此丘吉尔只能住在附近的内阁战时办公室里。房间的入口处建

① 阻塞气球，一种用强力钢缆固定在地面上的大型气球，用于战时拦截在低空飞行的敌机。

了防爆墙，一支机关枪的枪筒就隐藏在墙上的洞中。

迪格比告别道：“晚安，长官。”

“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”丘吉尔说，“以这样的速度，轰炸机部队圣诞前就会被消灭掉。我要知道‘芙蕾雅’到底是什么。”

“我会查出来的。”

“要尽可能地快。”

“是，长官。”

“晚安。”首相走了进去。

